

# 歷史圖像的合流—— 〈奉使琉球圖〉與〈冊封使行列圖〉的交錯紀實

■ 鄭淑方

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在 9 月 7 日起推出「萬國津梁——東亞海上的琉球」特展，選展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典藏的〈奉使琉球圖〉、〈冊封使行列圖〉兩件作品共同展出，呈現清朝使臣前往琉球冊封琉球國王的外交儀節。

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度藏的紙本設色畫〈奉使琉球圖〉，卷上依時序展開連環圖像二十幅，卷尾處署名「朱宦年謹繪」並鈐有作者印記「宦年」，一般相信為朱鶴年（1764-1844）作品。另件同樣典藏於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的佳作〈冊封使行列圖〉，則以單景式構圖，呈現出行的隊伍，畫上無作者款識印記，畫家身分待考。

學界考證，此兩卷皆是描繪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），正使全魁（1725-1791）、副使周煌（1714-1785）出使琉球冊封國王尚穆（1739-1794）的圖像，以長卷的形式，再現中國冊封藩屬國的歷史，因畫藝精湛及具史料價值，受指定為「沖繩縣文化財產」。下文將依序簡要說明兩件作品的歷史背景以及表現內容。

## 歷史背景：中日兩屬的國際關係

琉球王國是建立在琉球群島上的一個古代王國，位處日本九州與臺灣之間，管轄範圍涵括琉球群島及其周邊海域。中國與琉球隔海相望，兩國的正式邦交始於明朝初期，明太祖朱元璋在 1372 年派行人（奉使人員）楊載招撫

中山王察度（1321-1395）入貢，1404 年明成祖遣行人時中冊封琉球中山國武寧王（1356-1406）、山南王汪應祖（1402-1413 在位），開啓近五百年的中琉冊封體制，並在福州與那霸之間建立海上航線。

因琉球國襲位者必須經過中國皇帝的冊封方能稱王，每逢國王薨逝，世子輒派出「報喪使」入朝請封，明清皇帝應其所請，派遣使臣前往祭奠冊封，明清兩朝遣使冊封各計 15 及 8 次。

琉球與日本往來甚早，1609 年九州島薩摩藩島津氏入侵琉球國，迫使尚寧王簽署「掟十五條」（1611），琉球歸薩摩藩管轄且需向其進貢，薩摩更在 1632 年於琉球建立館舍並派遣官員長駐琉球，以監視琉球的舉動。因江戶幕府欲藉琉球重啓「明日貿易」，需用中國皇帝授予的君主王號和頭銜，方得與中國進行貿易，琉球因此得以保留形式上的獨立。琉球同時向日本和中國朝貢，史稱「中日兩屬」關係，如此特殊的國際關係，結束於 1875 年日本政府禁止琉球王接受清朝冊封方告中止。

中國使節撰寫的紀行使錄，在外交文獻中獨樹一格，「使琉球錄」的書寫傳統，始於明

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陳侃（1507-?）出使琉球，返國後撰寫的《使琉球錄》，爾後將出使過程和當地國情寫成「使錄」並敬呈皇帝御覽漸成體例，直到1875年日本禁止琉球向中國朝貢。

本次借展文物〈奉使琉球圖〉與〈冊封使行列圖〉，是敘述乾隆二十一年冊封琉球國王尚穆的紀實圖像，擔任此行副使的周煌返國後撰寫《琉球國志略》（圖1），該書卷三〈封貢篇〉詳述琉球國世子尚穆遣使入貢兼請襲封的歷史：

（乾隆十九年）。臣（尚穆）父敬，於康熙五十七（1718）年叨蒙冊封為中山王，……，乾隆十六（1751）年正月二十九日薨逝，念臣小子穆恭循典例，以嫡繼統，謹遣陪臣耳目官毛元翼、正議大夫蔡宏謨等虔齋奏請，伏乞聖恩，體循臣父事例，差遣天使按臨蛟島，俾臣穆拜綸音於海表，永守藩疆，

膺詔命於波區，代供貢職，則頂祝皇恩浩蕩，世世不朽矣。

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五月初七日，清高宗命翰林院侍讀全魁為冊封正使、編修周煌副冊封使，率使團於隔年（1756）六月初二依風信從福州出航，次年正月返國，《琉球國志略·封貢》卷三：

（乾隆）二十一年七月初八日，臣魁、臣煌至（琉球）國，先行諭祭故國王尚敬，以八月二十一日宣讀詔敕，冊封尚穆為琉球國中山王，是年王遣向全才、阮超羣入貢。二十二（1757）年正月，臣魁、臣煌自琉球還。

冊封使團抵達那霸入住「天使館」，先赴「崇元寺」弔祭已故國王，再至首里城冊封新王。禮成後，琉球國王派遣使臣入貢清朝，叩謝天恩，完成冊封程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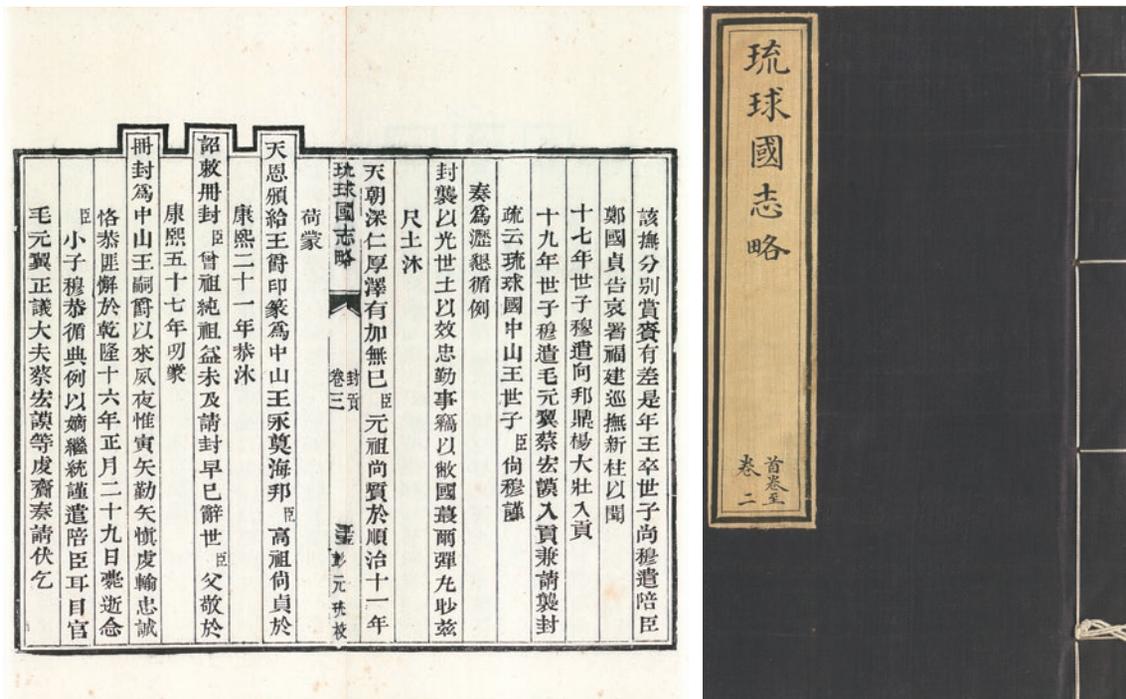


圖1 清 周煌 《琉球國志略》 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18780 ~ 018785



圖2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福州登舟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## 清朱鶴年〈奉使琉球圖〉卷

### 一、作者生平與畫業

朱鶴年，字野雲，江蘇泰州人，善繪事，仕女、人物、花卉、竹石，無一不能；僑寓北京期間，與翁方綱（1733-1818）、法式善（1752-1813）、阮元（1764-1849）等賢士大夫文酒往還，因人品高潔，為人仗義，頗受時人敬重。

朱鶴年生平與畫業，載錄於汪鋈（1816-?）《揚州畫苑錄》、秦祖永（1825-1884）《桐陰論畫》、蔣寶齡（1781-1840）《墨林今話》和法式善、阮元的文集。秦祖永記朱氏作畫隨意揮灑，不拘泥古法：

朱鶴年，逸品。朱野雲，鶴年，意趣閒遠，姿致瀟灑，不染時史習氣。余見法時帆學士詩龕圖，老筆紛披，皴染鈎勒，極其流走，惟用筆未能遒鍊，不免失之躁動，故無渾融靜逸之趣。（《桐陰論畫三編》卷上）

汪鋈《揚州畫苑錄》則稱其所作山水畫有石

濤遺風：「山水有大滌子風，椒畦孝廉（王學浩，1754-1832）稱其意趣閒遠，不染時習。」（卷一）

目前寄存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朱鶴年〈鄭元和圖〉人物畫以及典藏於揚州博物館、天津博物館等處的山水畫，訂名為朱鶴年的傳世作品，呈現多元畫風。朱鶴年以詩畫享譽藝壇，不僅在中國頗受關注，也和朝鮮燕行使金正喜（1786-1856）交好，<sup>1</sup>是一位享譽東亞的職業畫家。

### 二、圖像與文本的比對

卷上計有畫作二十幅，前人據幅內左上角題字，推論此卷應是描繪從福州出發、途經姑米山的琉球冊封使行記。因作者側重航海過程中的驚險遭遇，以及抵達琉球後的外交儀式，與周煌《琉球國志略》使行路高度重疊，下文將就〈奉使琉球圖〉與《琉球國志略》的敘事內容，以圖文互釋的方式，說明使團從福州登船至還朝覆命的出使過程。

#### （一）福州登舟

福州是中國與琉球唯一對口的海港，中國

冊封使與琉球進貢使，往返都須取徑福州進出中國；帆船御風而行，使團前往琉球需於夏至前後乘西南風以去，冬至前後乘東北風回返。《琉球國志略·山川》：「（乾隆二十一年）六月初二日，恭捧詔勅奉安官艙正中，由南臺江登舟。」（卷五）幅中正、副冊封使二人穿著紫袍端坐中景處，待隨役準備就緒後，即從南臺出發（圖2）。

## （二）羅星取水

封舟設有貯備淡水的水艙，清汪楫（1636-1699）記載出海前舉行取水儀式：「（封舟）共設水艙三，以貯淡水，謂之水井，每井可受二百石。將出海，道經羅星塔，先期設醮，投銀錠中流，名曰買水井，受水滿，則封之。」

（《使琉球雜錄·使事》卷一）畫幅描繪船上隨役正在羅興塔附近向龍潭投擲銀兩、焚香拜祭，舉行取水儀式（圖3）。

## （三）諭祭海神

諭祭海神的儀式，始於明朝陳侃，因奉使琉球遭風遇劫，歸來後，有感海神庇佑，乃奏請朝廷舉行諭祭典禮。清朝時期，由翰林院撰寫〈諭祭祈報海神文〉，轉請禮部交付使節，於啓行之時、回還之日致祭為報。全魁與周煌循例在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五「赴禮部祇領節、詔勅、諭祭文」。本幅繪寫全魁率使團於六月初六「申刻，到怡山院，諭祭海神，天后宮行香。」（《琉球國志略·山川》卷五）祈求平安的過程（圖4）。



圖 3-1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羅星取水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

圖 4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諭祭海神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

圖 3-2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羅星取水 局部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#### (四) 閩安觀兵

閩安鎮地處閩江出海口，是明清時期軍事、貿易重鎮，封舟放洋前，需待閩安鎮巡檢司確認海域安全，方得出航。幅中描繪封舟駐泊期間，觀看將士操練的畫面（圖5）。

#### (五) 五虎放洋

閩江出海口處有五座礁石，狀似護守國門的五尊猛虎，故有「五虎門」之稱。畫中封舟趁六月「初十日早潮，出五虎門。」（《琉球國志略·山川》卷五）船隻越過這道航標，將迎向廣闊無際的未知汪洋（圖6）。

#### (六) 午夜過溝

作者以濃淡、粗細不一的墨線，勾勒海面湧動的波浪與水花。墨色暈染的溝壑從右上向左下延伸，劃開左右水域，封舟駛於浪尖上，試圖橫越溝壑（圖7）：

（琉球）面西距黑水溝，與閩海界。福建開洋至琉球，必經滄水，過黑水。

畫中鴻溝，即是中琉的分界「黑水溝」。

甲板上的兵士似乎正在舉行某種儀式：

（六月）十二日。是夜，過溝，祭海。

（《琉球國志略·山川》卷五）



圖5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閩安觀兵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

圖6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五虎放洋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

圖7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午夜過溝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過溝，風濤大作；投生豬、羊各一，  
 潑五斗米粥，焚紙船，鳴鉦擊鼓。（《琉  
 球國志略·志餘》卷十六）

船上的冊封使團應是在舉行祭海儀式，士兵獻  
 上豬羊，祭奠以酒，祈求平安。

### （七）順風千里

舊時航海以季風和海流為驅動力，天空橫  
 出的浮雲和海上起伏有致的波浪，呼應順風航  
 行的封舟，通幅傳達輕快的流動感（圖8）。

### （八）姑米牽舟

本幅描畫六月十四至十五日的航程：

十四日，……，姑米頭目率小舟數十  
 牽挽，至山西下碇。十五日，……，  
 小舟又挽至山北下碇。（《琉球國志略·  
 山川》卷五）

畫中旭日下，姑米頭目率眾划著小舟拖拽封舟  
 緩緩前行（圖9）。

### （九）候風十日

據《琉球國志略·山川》卷五所述，六月  
 十六日封舟因風力不足無法續航停泊岸邊，  
 畫中恬適的農村景致，烘托等待風起的寧靜  
 （圖10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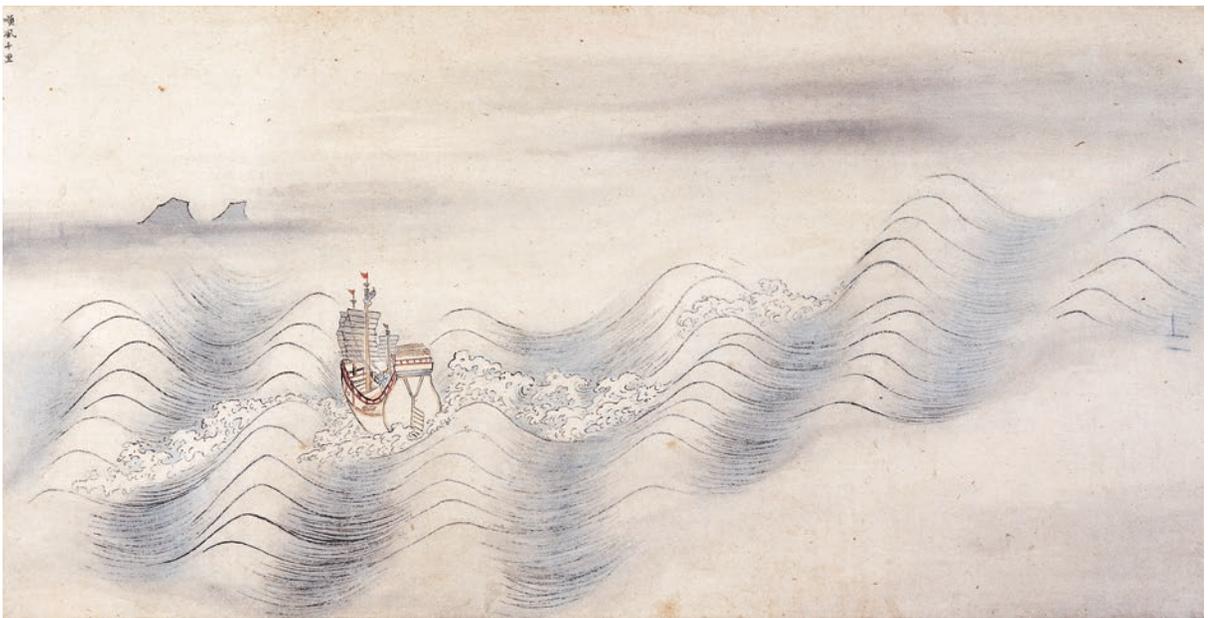


圖8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順風千里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

圖9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姑米牽舟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

圖10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候風十日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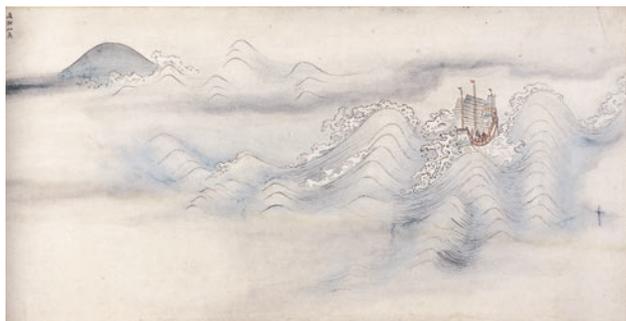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1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履險如夷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

圖 12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姑米開帆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

圖 13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入境登岸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### (十) 履險如夷

冊封使團遭遇凶險異常的風難，以致船身龍骨折斷，礁石刺入船底：

（六月）二十四日夜颳風颳大作，椀索十餘一時皆斷，舟走觸礁，龍骨中折，底穿入水；……，距岸約六、七百步許。（《琉球國志略·祠廟》卷七）

畫家呈現風暴侵襲的當下，波迅如矢，浪高如

山，封舟飄搖於洶湧風濤中，幾被淹沒的驚險畫面（圖 11）。

### (十一) 姑米開帆

海上畫有船隻三艘：

七月初四、初五日，王世子連撥國中  
海舶迎載。（《琉球國志略·山川》卷五）

應是風暴過後，封舟毀損，琉球世子派船迎接冊封使團（圖 12）。

## (十二) 入境登岸

畫家採取俯瞰視角，重現封舟抵達那霸港的全景圖：

封舟七月初八日午刻至那霸港，潮水正滿；迎舟十數皆其國陪臣之貴近者，奉世子命來接。又獨木舟數百槳，水中島民無數，悉施長繩引舟；至却金亭下，搭浮橋直接亭階。陪臣班列，儀仗鼓吹皆集亭左右迎請龍亭。（《琉球國志略·迎詔禮》卷十一）

為迎接冊封使，水邊有數艘小舟搭成的浮橋連

接堤防上岸，清朝的儀仗隊、龍亭和綵亭自「迎恩亭」沿路排開（圖 13）。有關龍亭和綵亭的造型及功能，將說明於第參段「冊封使行列圖」。

## (十三) 諭祭先王

緣於中國傳統「祭先于封」的觀念，冊封使先諭祭故王尙敬，再冊封世子尙穆：「七月二十七日行諭祭禮。」（《琉球國志略·諭祭禮》卷十一）畫幅中景處，冊封使騎馬帶領使團前往「崇元寺」（圖 14），右上方廟前已聚集眾人，恭候使團與世子（圖 15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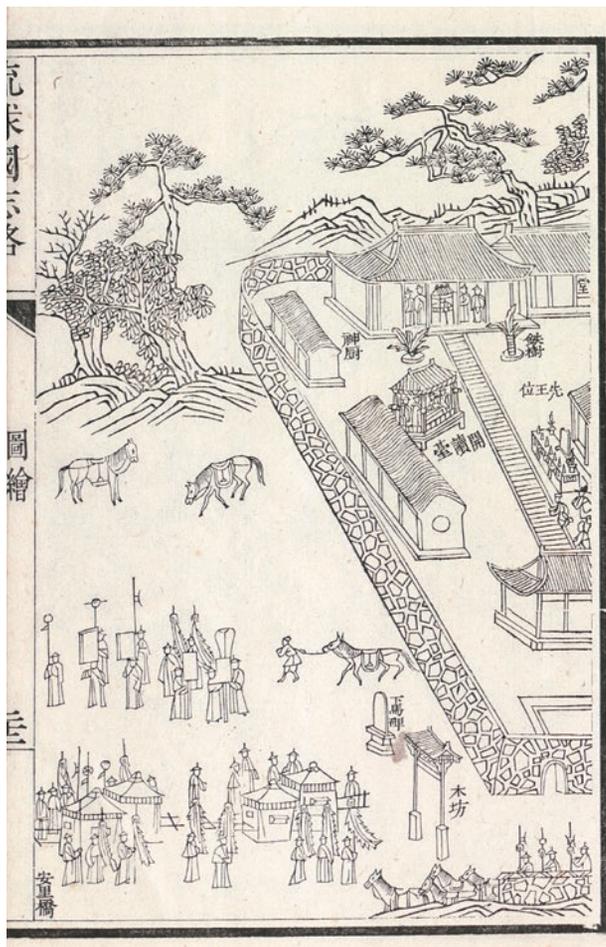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4 清 周煌撰 《琉球國志略》首卷 諭祭先王廟圖 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187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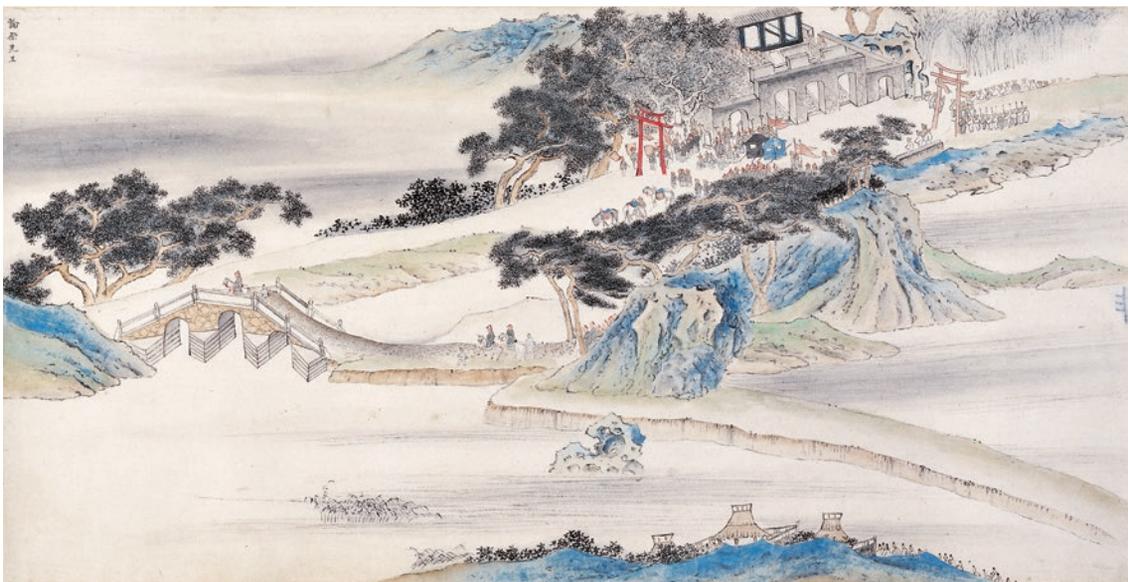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5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論祭先王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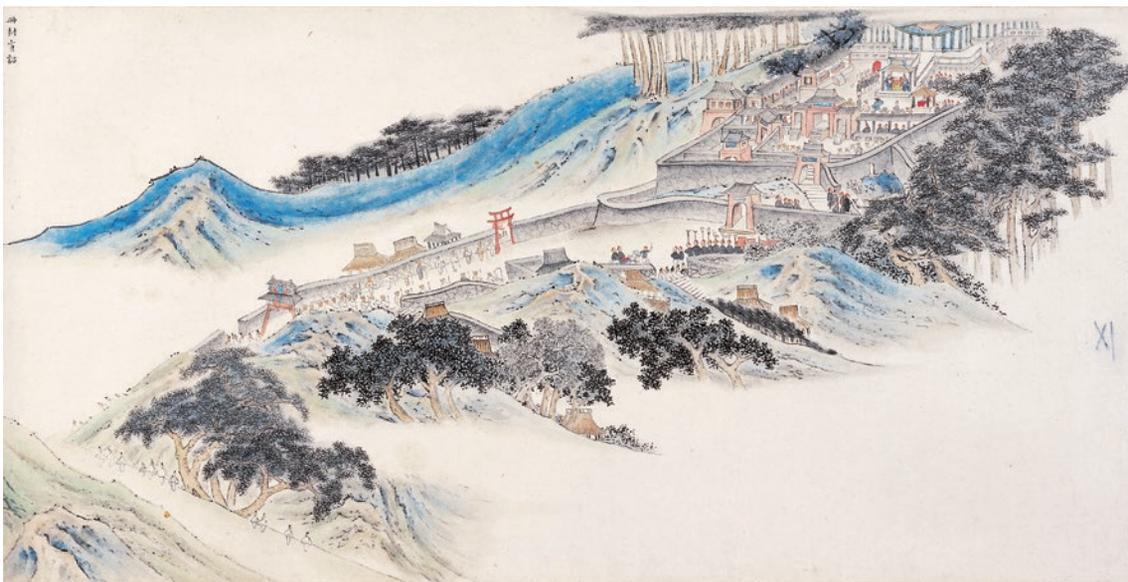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6-1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冊封宣詔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#### (十四) 冊封宣詔

冊封典禮是「使行」情節的高潮：「八月二十一日，行冊封禮。」（《琉球國志略·冊封禮》卷十一）因其重要性，〈奉使琉球圖·冊封宣詔〉（圖 16）與《琉球國志略·圖繪·冊封中山王圖》

（圖 17）皆以鳥瞰全景的視角，捕捉歷史性的一刻：尚穆（圖 18）在前庭中央向正、副使節行跪拜禮，接受冊封成為琉球國中山王。畫中坊榜與碑刻：

王城。……。有坊榜曰「中山」。…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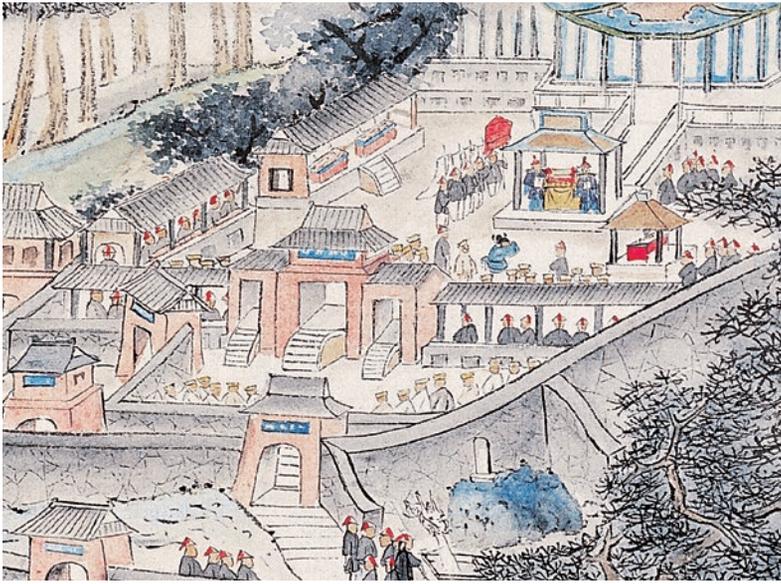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6-2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冊封宣詔 局部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

圖 18 清 周煌撰 《琉球國志略》首卷 中山王圖 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187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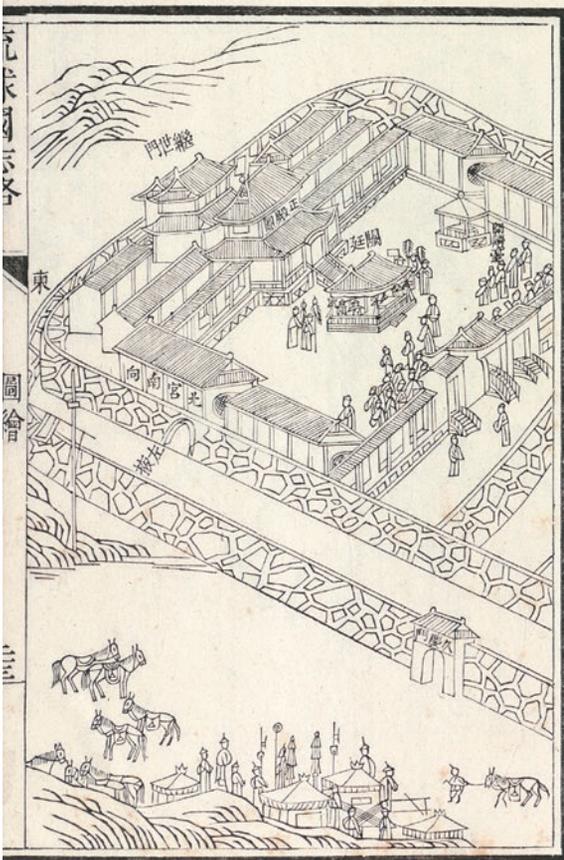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17 清 周煌撰 《琉球國志略》首卷 冊封中山王圖 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18780



琉球國志略  
冊封中山王圖  
首卷  
三彭元琬校

更進，又一坊，榜曰「守禮之邦」（圖 19）……更進為「歡會門」（圖 20）。……進歡會上崖，有門西北向，榜曰「瑞泉」（圖 21）【門左有碑，前使徐葆光鐫「中山第一」四字（圖 22）】。……更進有樓西向，榜曰「刻漏」（圖 23）。（《琉球國志略·王府》卷六）

這些建築物至今仍保存於首里城公園，亦可辨識於圖像中，說明畫家掌握王府建築元素、行進動線與地理方位的關係，畫作具反映當地景觀的寫實性。

#### （十五）重陽競渡

待等返國期間，冊封使仍出席重要外交宴

會「七宴」：

諭祭，第一宴；冊封，第二宴；中秋，第三宴，重陽，第四宴；餞別，第五宴；拜辭，第六宴；望舟，第七宴。……重陽宴：是日，先設坐於龍潭之北，觀競渡。龍舟三：朱一、白一、黑一；衣飾、槳幟，各如其色。久米、那霸、泊村人，各辦一舟。舟中執楫，則皆首里貴戚子弟諳習者。金鼓震蕩，歌聲應節。龍舟戲畢，仍開宴於王府。（《琉球國志略·宴禮》卷十一）

重陽節時，琉球國王邀請冊封使觀賞龍船競渡的活動，畫中三支參賽隊伍穿著紅、白、黑色的服裝，岸邊齊聚觀賽的琉球和清朝官員



圖 19 守禮門 作者攝於沖繩首里城公園



圖 20 歡會門 作者攝於沖繩首里城公園



圖 21 瑞泉門 作者攝於沖繩首里城公園



圖 22 徐葆光鐫 中山第一碑 作者攝於沖繩首里城公園



圖 23 漏刻門 作者攝於沖繩首里城公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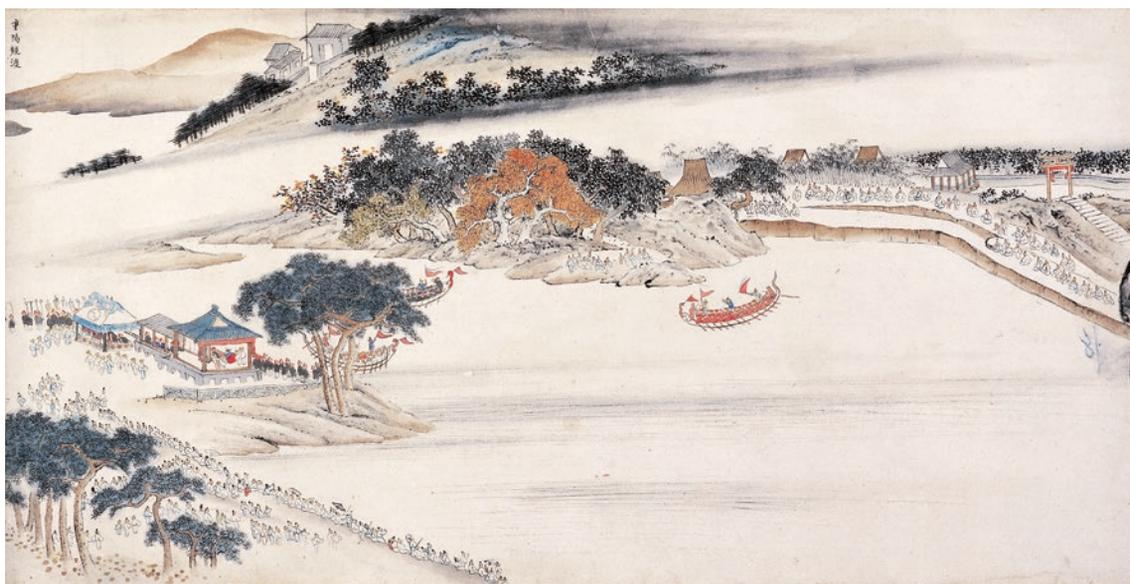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4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重陽競渡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

圖 25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事竣登舟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(圖 24)。競賽結束後，國王在王府設宴款待冊封使。

#### (十六) 事竣登舟

因封舟破損嚴重，琉球國王下令趕造新船，載送使臣返國：

十月中旬，琉球國更造新船，配用原船桅、柁報竣。臣等即於本月二十六日恭奉節、印登舟，中山王尚穆先詣迎恩亭候送，跪請聖安。十一月初一日，冬至；初七日，東風微起，封舟同謝

恩、進貢兩舟乘潮出港。

是年冬至為十一月一日，使團在冬至前（十月二十六日）登舟候風，冬至後（十一月七日）乘季風啓航返國，畫幅呈現琉球國王率百官在「迎恩亭」恭送使團回國的情景（圖 25）。

### （十七）山島避風

畫中海岸邊的樹木因風吹折，暗示風力強勁（圖 26）：

（正月）三十日卯時，東北風，遂率三舟一同開洋。……至馬齒山安護浦，下碇。



圖 26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山島避風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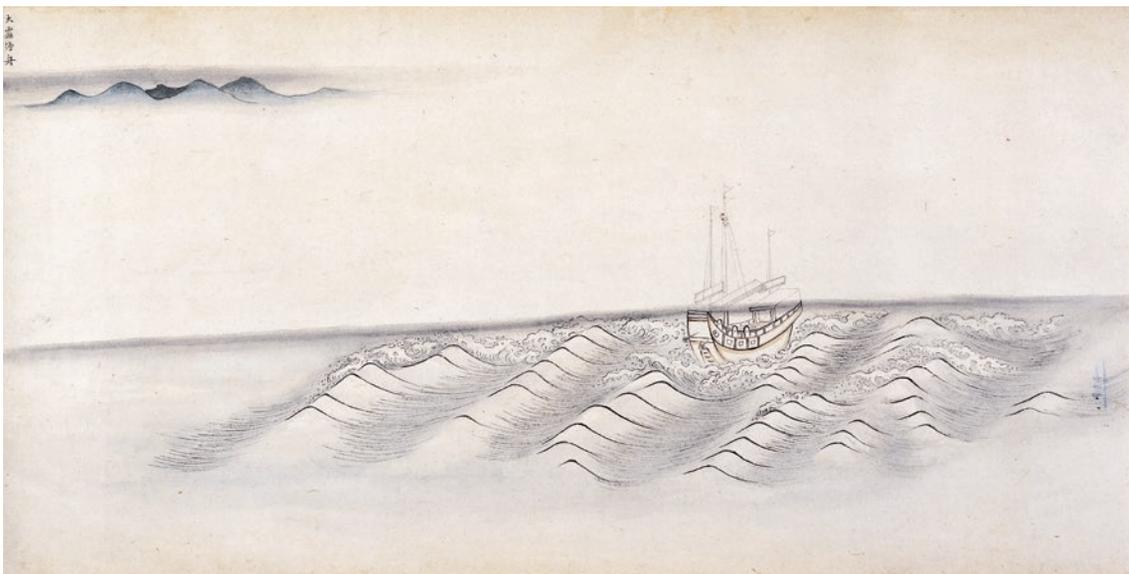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27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大霧停舟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



圖 29 清 朱鶴年 奉使琉球圖 卷 舟抵福州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#### 四、周煌《琉球國志略》的勝出：文獻價值與敘事張力

回顧明清琉球冊封使的經歷，陳侃、夏子陽（1522-1610）、張學禮（生卒不詳）及全魁等人，都曾遭遇幾至覆滅的海上風險，然〈奉使琉球圖〉所描述的候風、避風及大霧等情節，僅與乾隆二十一年全魁出使琉球的過程互為一致，為何《琉球國志略》成為朱鶴年最重要的參照文本？個人認為主要原因有三：

##### （一）《琉球國志略》是使琉球錄的集大成之作

周煌對歷代「使行錄」的看法，陳述在呈《琉球國志略》於乾隆皇帝的奏章中：

伏念臣自奉使之初，親承聖訓，以前使臣類有紀錄，意存潤飾傳聞異辭，茲當就耳目所及加以訂正，務求徵信，無事鋪張。臣銜命戰兢，每懷靡及，遵卽於往返途次及使館間隨時採集，略具草稿。續自同京數月以來，分門比類，以次告竣。（《琉球國志略·翰林院

侍講臣周煌謹奏》卷一）

文中提到歷代使錄的撰述多有訛誤，《琉球國志略》是以出使途中所蒐集的資料撰寫而成，因經實證故可信度高：

今臣所纂，擬蒼萃前使諸錄，互相考證，訂其謬舛，併叅前史，旁及百家紀載有關琉球事實者，兼收彙輯質以親所見聞，爰成《琉球國志略》一書。

（《琉球國志略·凡例》卷一）

除取材信而有徵，編撰此書廣徵前人諸錄，並以親見所聞進行考證、釋義與訂正，取材詳博，是陳侃以來內容最為詳實可信的冊封使著述。

##### （二）《琉球國志略》體例完善嚴謹

此書具備學術著作的體例，其所引用的正史、前人使錄、使臣指南、筆記和雜記等參考書目，皆詳列在《琉球國志略·採用書目》，治學態度嚴謹，故具參考價值。

##### （三）海上風候具表現性

《琉球國志略》描寫暴風、候風、避風、起

霧等驚險過程的文字，轉譯為敘事圖像，極具視覺表現性與內容豐富度。

## 冊封使行列圖

〈冊封使行列圖〉全卷長 2,242 公分，卷上繪有盛大的出行隊伍，其中穿著清代與琉球服飾的人數計近六百人（圖 30）。幅中缺乏可資索驥的標題或附文，依據畫中寫著「欽命冊封正使」和「翰林院侍講」等儀牌（圖 31），得知此乃琉球冊封使團，出使者的官職係「翰林院侍講」。明清兩朝以此職稱出使琉球者，經查僅全魁一人，曾於乾隆二十一年擔任琉球冊封正使，據此推測本作表現題材，應是當年冊封使團從住宿地點「天使館」（圖 32）前往首

里城冊封新王尚穆的行進隊伍。

### 一、威儀的象徵

中國懷化屬邦，對冊封使的選派極為重視，清政府准許琉球請封後，精選正副使節，清佚



圖 31 18 世紀 冊封使行列圖 卷 局部 儀牌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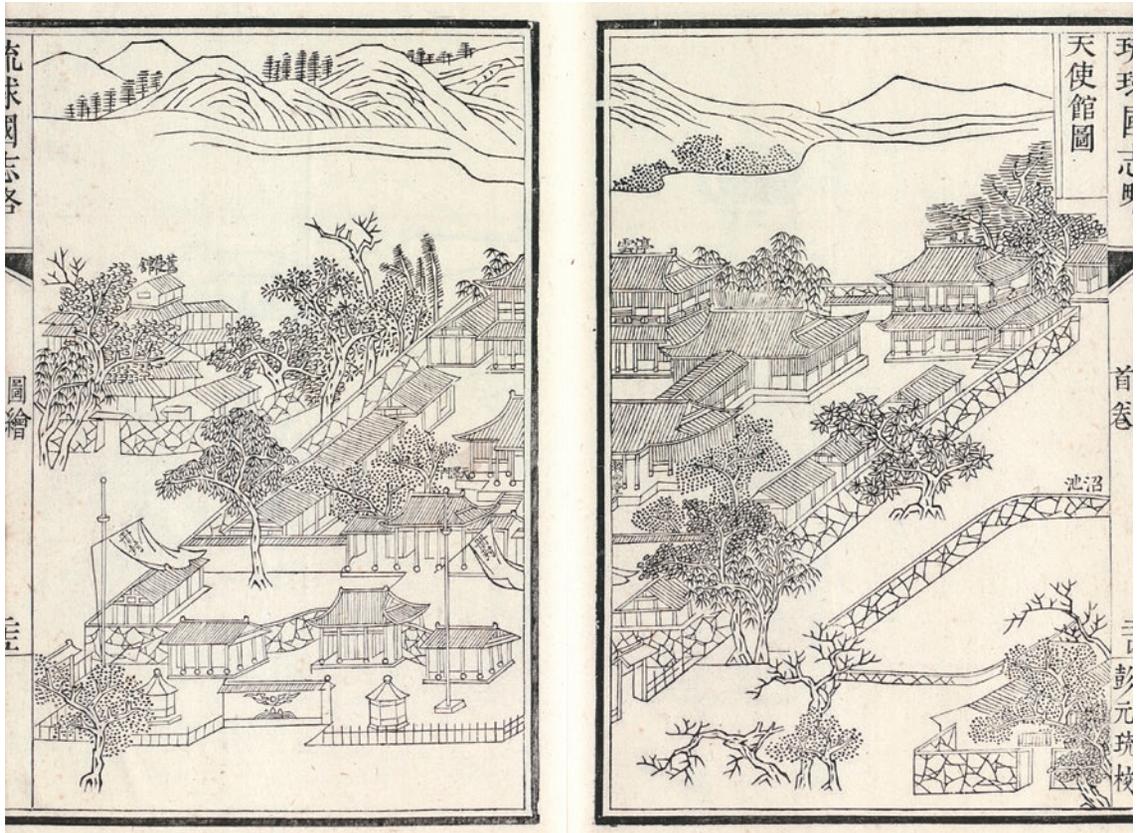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32 清 周煌撰 《琉球國志略》首卷 天使館圖 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啟 018780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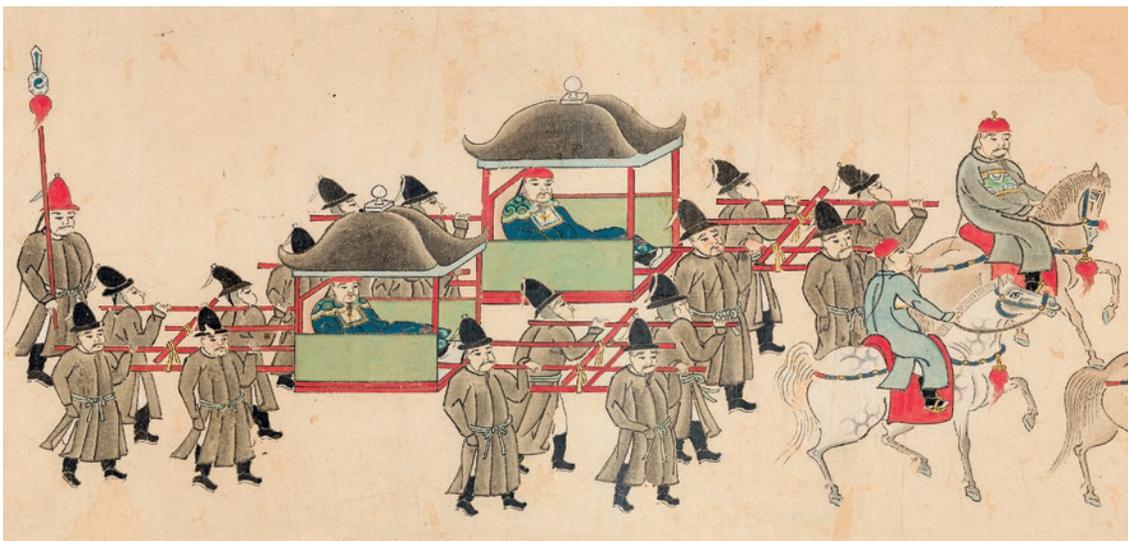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33 18 世紀 冊封使行列圖 卷 局部 正副冊封使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名撰《清國史·全魁傳》：

全魁，尼奇哩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乾隆十六年進士，……，十八年擢侍講，二十年詔偕編修周煌冊封琉球國王尚穆，二十二年復命。

《清史稿·周煌列傳》卷一〇八：

周煌，字景垣，四川涪州人。乾隆二年（1737）進士。改庶吉士散館授編

修。二十年，命偕侍講全魁冊封琉球國王尚穆。

全魁被任命為正使出使琉球時，官職為翰林院侍講，從五品官職；周煌任散館授編修，為正七品官職，據《明史·外國君臣冠服》記載：「永樂中，賜琉球中山王皮弁、玉圭，麟袍、犀帶，視二品秩。」在中國官品制度中，琉球國王官列二品，依體例規範，冊封琉球新王者，



圖 34 18 世紀 冊封使行列圖 卷 局部 左三巴紋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

圖 35 18 世紀 冊封使行列圖 卷 局部 龍亭與綵亭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其官階需高於琉球國王，全魁與周煌遂擢升為一品官員。體制中，每一品級的官員都有對應的配備，區分等級高低並象徵權力與榮耀，「侍講全魁充正使，編修周煌充副使。……，蒙恩賜正一品麒麟服」（《琉球國志略·山川》卷五）畫中全魁、周煌穿著的麒麟補服，即一品武官的官服，象徵力量與威嚴；另如一品官員得乘坐八人抬乘的轎子，畫中全魁、周煌乘坐八人抬乘的轎輿（圖33），亦是符合正副使臣的品秩。八月二十一日舉行冊封典禮，官員候於館外迎接使團前往王府：

八月二十一日，行冊封禮。冊封日黎明，法司官、眾官皆吉服候於館外，金鼓、儀仗畢備。天使啓關，叅見畢，迎請龍亭入公館中堂。正使捧節、副使捧詔勅，捧印官隨行，各安奉龍亭中；捧幣官捧緞疋置於左右彩亭中，奏樂。排班，眾官行三跪九叩頭禮畢，前導世子率眾官伏迎於守禮坊外。（《琉球國志略·冊封禮》卷十一）

為體現皇室威儀，由琉球宮廷樂隊及儀隊，前導冊封使團前往王府。琉球隊伍中的黃、黑色

箱盒，飾有琉球國第二尚氏王朝的家紋「左三巴紋」（圖34）；大清國的黃蓋、龍旗、御仗、欽差牌、肅靜牌、回避牌等品項與順序，大致與清李鼎元（1750-1805）《使琉球記》描述相符：

先奉詔勅付武弁負之前行，罩以黃蓋；儀仗後之，節後之，賞卹諸物又後之，正副使又後之，坐輦輿、舁者八人，前負弩者一人，帶刀者一人，後執坐鎗者二人，步行扶輿者四人，餘人管理官私物，各有專責。

隊伍中有五座亭子，前三座與後二座的形制略有差異，據「冊封禮。……。備龍亭三座、綵亭二座。」（《琉球國志略·典禮》卷十一）推測畫家描繪的物象，應是龍亭與綵亭（圖35）：第一座龍亭安奉使臣所持的「節」，象徵使臣被賦予的權力與地位；第二座龍亭安奉冊封琉球國王的官方文件「詔書」與「敕書」，象徵「宗主—藩屬」關係的締結；第三座龍亭安奉印信，其材質象徵藩屬國在中國朝貢體系中的級別。綵亭則放置賜予國王及王妃的禮物：

頒賜國王蟒緞二匹，青彩緞三匹，藍彩緞三匹，藍素緞三匹，閃緞二匹，





圖 36 18～19 世紀 琉球中山王行列繪卷 局部 正使 沖繩縣立博物館·美術館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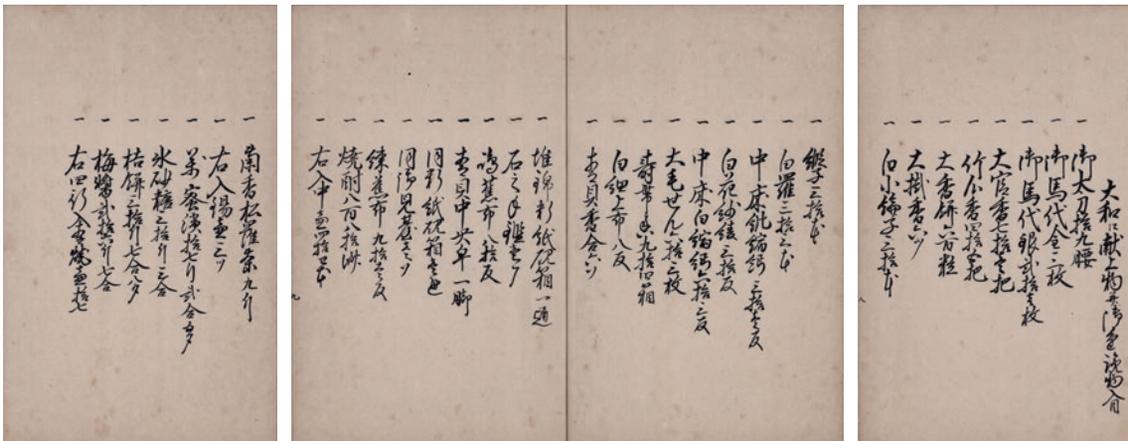


圖 37 道光 18 年 大和江獻上物并御進覽物入目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

衣素緞二匹，錦三匹，紗四匹，羅四匹，綢四匹。頒賜王妃粧緞一匹，青彩緞二匹，藍彩緞二匹，藍素緞二匹，閃緞一匹，衣素緞二匹，錦二匹，紗四匹，羅四匹。（《琉球國志略·詔敕》卷首）

圖中隊伍整齊，變化有序，冊封使出行不僅是國威的宣揚，更是中國傳統天下秩序觀的實踐。

## 二、作者與創作背景

畫中無作者款識印記，有學者主張此卷由

中國畫家繪製而成，<sup>2</sup>但文章未敘明原因，且學界對此討論有限。回顧十八世紀東亞的國際政治情勢，琉球是中國與日本的共同藩屬國，因此不應排除此卷成於琉球或薩摩畫家的可能性，擬就初步觀察說明於下。

### （一）〈冊封使行列圖〉具歷史紀實性

本卷描繪景物寫實，人物的族屬或國別（如清人或琉球人），也可經由衣冠服制、髮型等具體的文化符號來辨識，甚至可按圖索驥得出確切的冊封年代與事件，如此紀實的外交圖像，

在中國並不多見。

## (二)〈冊封使行列圖〉人物特徵

在中國人物畫的傳統中，即便寫實如肖像畫，臉部呈現的表情，通常極其細微，無法明確辨識情緒的狀態；〈冊封使行列圖〉則重視人物細節的描繪，數百名人物的動作姿態各有變化，作者亦善於捕捉人物的表情、展現內在的情緒，形象生動逼真。

## (三)〈冊封使行列圖〉與「上江戶」圖式的相似性

〈冊封使行列圖〉的構圖形式、組成元素與隊伍布局，近似〈琉球中山王行列繪卷〉。如前文所述，琉球承認日本幕府宗主身分，本卷即是描繪琉球遣使前往日本入貢的圖像，史稱為「上江戶」。比對〈冊封使行列圖〉與〈琉球中山王行列繪卷〉，兩卷皆以出行隊伍貫穿全幅，行列中的成員如隨從、儀隊、樂隊、正使、副使等大體相符，僅將大清國的正副使節改成琉球國的正使及副使，戒護者轉為薩摩藩官員（圖 36）。

若進一步探究琉球或薩摩畫家的創作動機，可從〈大和江獻上物并御進覽物入目〉（圖 37）

作一了解。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，清廷派遣林鴻年（1805-1885）等赴琉球冊封國王尚育（1813-1847），待使團返國，琉球王府隨即派人向薩摩藩奉上〈大和江獻上物并御進覽物入目〉清單，報告此次冊封的始末。<sup>3</sup>此舉說明，凡與中國接觸，琉球王國都必須呈報於薩摩藩。考量「敘事畫」是最能具體呈現事件發生經過的視覺資料，此卷極可能是琉球為向薩摩藩報備而創作的紀實性畫作，抑或是當地的薩摩藩官員，出於政治情蒐的需求，繪製中國冊封琉球始末的圖像，以茲紀錄該事件的諜畫。

## 餘緒

〈奉使琉球圖〉與〈冊封使行列圖〉採不同的敘事構圖，重現乾隆二十一年琉球冊封使行記。隨著畫卷的開展，呈現當年琉球王國如何因應中日間的角力，透過外交送往迎來，爭取自我經貿利益的努力。琉球王國在國際社會中，經由外交折衝，選擇對己最有利的作為，以達到最大互惠的實現，軌跡歷歷，睹圖仍見海上王國舟楫不絕的風華。

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

### 註釋：

1. 韓榮奎、韓梅，《18-19世紀朝鮮使臣與清朝文人的交流》（青島：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，2014），頁59。
2. 赤嶺守、陳龍貴，《冊封使行列圖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6）。
3. 鄭永昌，〈大和江獻上物并御進覽物入目〉，收入彭子程、鄭永昌主編，《萬國津梁：東亞海上的琉球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24），頁128。

### 參考書目：

1. (清)周煌，《琉球國志略》，檢自《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》<http://server.wenzibase.com/>，檢索日期：2024年9月1日。
2. (清)汪楫，《使琉球雜錄》，北京：學苑出版社，2010。
3. (清)佚名撰《清國史》，檢自《中國基本古籍庫電子資料庫》。<http://server.wenzibase.com/>，檢索日期：2024年9月1日。
4. 高良倉吉著，盧荻譯，《琉球的時代：偉大歷史的圖像》，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2018。
5. 赤嶺守、陳龍貴，《冊封使行列圖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6。
6. 赤嶺守，〈琉球國王的冊封與冊封使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62期，2013年5月，頁38-45。
7. 趙沂芬，〈話說〈奉使琉球圖卷〉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97期，2016年4月，頁96-107。